

■ 笔随心动

点石成金新解

■ 赵征

民间故事中有仙人策仙杖能点石成金一说。信吗？我信，只是有我自己的诠释。

东阳江像一个顽皮的野孩子，每年都会让洪水挟带大量沙石平展展地铺在我老家的村后，竟造就十几里长的沙滩。如何得了呀，长此以往良田也会变沙滩。我爷爷儿时冒雨去沙滩挑野菜，抬头忽见东阳江发洪水了，浑黄的浪头滚滚而来，吓得拔腿就跑，连小竹篮也忘记拿了。眼看还有20多米就可到家，可洪水已咬到他的腿了。机敏的爷爷明白回家无望，就迅速爬上菜园子旁边的苦楝树，稳稳地坐在树杈上。整整一夜洪水没有消退，太婆就在窗口向爷爷广播了一宿，叫孩子别睡着以免掉入洪水里。第二天中午，爷爷见洪水退

■ 百姓故事

今天就是努力的日子

■ 春和

一场疫情，不仅改变了小沈的经济来源，也颠覆了她的生存理念。

有几天了，小沈一声不吭地坐在办公桌前，问她事，半天回不过神来。走近一看，她正盯着电脑上网课，面前摊着一本厚厚的测试真题。

“你打算考编？”我好奇地问她。她进单位4年了，从未听她提起要考编。“有家国企在招人，我星期天去参加笔试。”她叹道：“老公失业，两人加起来的收入，连小孩的奶粉钱都成问题。进体制稳当些。”

小沈出生在农村，其貌不扬，26岁那年，与山区的小王结婚。小王是建筑施工员，每年有10万余元进账。去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，小王的工地有的延期有的停工，大半年过去，他没拿回一分钱。小沈很揪心，更让她焦虑的是4岁女儿下半年要来城区读幼儿园，这又是一大笔开支。

后来得知，小沈其实年年在考编，每次就差几分落榜了。她很挫败，觉得自己能力就是不如人家，老老实实做个临时工算了。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把她的小家庭冲得人不敷出，靠两边大人接济总算勉强维持。但靠接济过生活总不是长久之计，她决心再考编，这次降低要求考国企，争取一份稳定收入。

转眼，小沈笔试结束。她兴奋地发来捷报，她人围下星期天的面试了。我提醒她花钱请专业老师培训，掌握面试流程，提高命中率。她说不培训了，省下的钱给小孩买过年新衣服。

小沈紧张得不得了。她说这次国企招熟练工，侧重现场操作，她长期待在办公室，现场作业早已生疏。“如果遇到一线施工考生，只能直接认输了。”她吃不香睡不好，布满雀斑的脸长满粉刺，薄薄的嘴唇凸起晶莹的水泡。同事邀她吃饭，她指指溃瘍的口腔回绝了。她的身边弥漫着焦灼的气味，仿佛只要一个烟蒂，就能引爆整个世界。

面试那天下午，小沈晒出一个心碎表情包。很可惜，她仅差0.01分而未被

■ 行走随笔

■ 黄亚洲

矿洞很深，下去以后分九层，最深有327米，但是供参观者的只有上面三层，那也深达135米，远离地面了。

一直沿着窄窄的木楼梯往下，走几级就拐弯，感觉就像是从一座木塔的顶层绕着圈往下走，但是没有下塔的那种越走越宽的感觉。戴白色矿帽的导游回头对我们说，一定要紧紧跟上，因为在下面走散，是有可能会死亡的。

平静的一句嘱咐，使我们打个寒颤，虽然下面始终不冷，14摄氏度恒温。

木楼梯前后左右的每块木板，都有密密麻麻的涂鸦，是各国参观者自留的名字，看去基本都是拉丁文，也有韩文的，汉字也偶见。导游说本来不让写，但是难于管理，导游在前头走，后面若跟了十几个，几十个，一大串，视线不可及，于是涂鸦便不可避免地发生，谁都想与矿洞一起不朽。人类的顽性，到处都成一景。

楼梯下到64米深处，便告终结，我们开始进入平行的宽窄不等的巷道。

劈面见到哥白尼塑像，我便拍了一张照。塑像是矿工们为纪念

去，才回到家里。

族长和长辈聚在井埠头谈论洪水，还提到我爷爷爬树脱险。正好我爷爷也在井埠头玩，竟大胆地插嘴：“要是沙滩上有大树，我早就上树了。”这话启发了族长，当场决定要在沙滩上种树：每年初一，每户出一人去沙滩上种树。还制订护林规则：砍树一棵，罚种100棵；带火入林，罚种100棵。

到我童年时，沙滩上已是连绵十里的密集林带。刮风时林海如同大海的波涛起伏，哗然巨响，奏着气势磅礴的交响曲。我曾随大人进入林区，只见香樟滴翠，枫树伟岸，松树虬枝旺发，枫橡树粗硕如柱，处处青枝叠翠，绿荫如盖。顿时，我被恬静，清幽，芳香所包围，如同进入童话世界。此后，森林便成为我向往的乐园。我还记得有趣的一幕：有两个外村人背着

火枪到森林里打鸟，我与伙伴们开头去看热闹，后来见枪口冒着火星，还乱扔烟蒂，便嚷嚷着不准他们打鸟。打鸟人哪里肯听，后来大人们背着锄头赶到，打鸟人只得悻悻然溜了。

虽然林子大了，村里大年初一种树的遗风依然甚盛。我读高中时回家过年，便在年初一背着锄头去种树。老农过来一看，说，还要再挖深些，深到有水渗出来为止。我忙点头，再挖，坑底果然渗出了一汪水。我种下一棵带根的翠竹。若干年后我曾去看过自己亲手栽种的竹子，青枝翠叶的竹子早已子孙满堂了。

后来我离开了家乡。这片森林成了我思念家乡的千千结。一次浏览文化简讯，竟看到我村的森林成为横店影视外景拍摄基地的消息，不禁欣喜如同滚滚林海涛

来，竟做起了回乡梦。我回到既古老又陌生的老家，儿时的赤脚伙伴们被时间打磨成了老汉，都来看望我。寒暄之后，我把话题转到森林成为拍摄基地上，伙伴们你一言我一语说个不停。

几年前，村里来了一行穿西装戴墨镜的人，找到村长，称是某影视集团来找外景拍摄基地的。村长陪他们去了郁郁葱葱的森林。这批人参观后纷纷称赞，其中领头人对村长说，你们想买下这片森林，给你们村一个亿。

村长惊喜交集，但还是稳重地回答，这片森林是一代代村里人造起来的，我要和大家商量一下。

当晚，村民大会在古老的祠堂里召开。村长点了点人头，几乎每户人家都来了人，就开门见山地说，某集团出一个亿买我村的森林，这是全村的大事，大家来商量决定。



在水一方 郭建生 摄

■ 微型小说

多了两个鱼丸

■ 翁建飞

因为疫情，华兴小区被封控。社区特事特办收集了就近农贸市场经营户的联系方式，通过小区微信群和挨家挨户发卡片形式知会居民，让居民自行与经营户对接，订购每日所需的菜品。经营户送过来的菜品，规定由小区门口值守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“接棒”，上门送给住户。

被管控隔离的第3天，杜大妈与经营鱼丸的郝老板加了微

信，订购了10只鱼丸。“鱼丸每只3元，付你30元，另外再给跑腿费6元，一共付你36元。”杜大妈留言。“跑腿费不用的！”郝老板在语音提示的同时，将对方多付的6元钱以红包形式作了发送退还，但杜大妈始终不肯收回。

中午时分，杜大妈收到身着红马甲的志愿者送上门的一盒鱼丸，打开查一查数，明显多出了两个。她划开手机屏，告知郝老板：“鱼丸已收到，但你多给了

我两个。”“那两个是作为你多付的跑腿费退还给你的。”郝老板回复，“你们做点小生意不容易，送货上门，收点跑腿费应该的呀！”杜大妈对非常时期的生意人颇为同情与理解。“防控疫情帮不上什么忙，跑腿送菜也算是尽我们的一份心吧！”郝老板语音留言。

尽一份心，出一份力。听罢郝老板发自内心的表达，杜大妈心里有一种无以言说的感动，她为他竖起三个点赞的大拇指。

那就是盐的声音，盐加入了和弦。波兰的肖邦和波兰的岩盐，有着同一种质感。最后，在矿洞第三层的某个部位，我分别看见了面积不小的咖啡厅和小卖部。我在小卖部里买了一盏盐灯。那是一整块盐，橘黄色的，内装一只小灯泡，接上电就通体发亮，漫射出暖色的光。我要把这块带着橘黄色光亮的盐带回家去，我要一块产自波兰南部的岩盐在书桌上照耀我的稿纸。

我会坐在暮色降临之时时的书桌旁，如果那时候，我愿意停下笔来，认真思索人类对于盐的不懈的追

追逐，思索生命及其精神的化学成分，思索生活的极不平淡的味道，如果那时候我愿意思索这些问题的话，我会拧亮这盏灯。我愿意让这种橘黄的带咸味的光芒进入我的思绪，深入我身体的各个部位，让这一缕温和的光帮助我思索，就像音乐的一种极其自然的伴奏，比如矿洞深处的肖邦。

我会想，生活一定要有生活的味道，要有深度，要有长度，要有宽度，要有爬动与呻吟，要有晚餐与信仰，要有音乐与节奏，万不能寡淡了。

■ 直击真相

灯泡是一种怎样的存在

■ 王珍

我和先生经常会和郑成夫妇四人一起出行。现在的人只要一出门，总会举起手机不停拍摄，拍景、拍人、拍物。先生总是自封随队摄影师，所以我们的集体合影一定是他们夫妇加一个我。每次看着照片，我都会喊自己一声：铁杆灯泡，锃光瓦亮。

灯泡是我们用来称呼那个夹在恋人中间没知觉的第三者。当然和刻意介入想竞争上位的小三完全不同，灯泡只是不通人情世故、不解风情、不懂得适时回避。灯泡基本上没有恶意，却在不知不觉碍手碍脚又不知趣。经常不知道别人有多么讨厌你，你却以为自己是个香饽饽，完全没有认清自己的角色。最劣质的灯泡就是在不该亮起的时光，接通了电源，为一对热恋的情侣照明。你有见过哪对正常的恋人，特意走到明晃晃的路灯下去亲热的吗？

也许，亨利·戈培尔怎么都不会想到，他发明了点亮黑夜的灯泡，有朝一日会被污名为求偶活动中好事者的代名词。

我做灯泡许多回后，忽然觉得想为无辜中枪的灯泡鸣冤叫屈一次。一味说灯泡是干扰求偶活动正常进行的负效应，觉得很不公平，至少不够完整。不管是主动做的灯泡还是被做灯泡的，灯泡的功能真不止这些。

我上大学那会儿，谈恋爱是不被允许的。对于我这种应屈的小女生来说，不谈就不谈好了；但对那些老大不小的历届大哥大姐们而言，真有点挥刀断水的味道。一时，像我这种少不更事的灯泡原材料供不应求。

记得有一阵子，原来人头济济的夜自修教室，在我也想用功的时候忽然变得清冷了，常常是连我总共三个人。其间，班长还经常有事没事地来喊我：“小鬼，你出来！”等我出去了，他就莫名其妙地对我说：“你就不能去寝室看书吗？”为此，我没少骂他“神经病”，谁都知道，我一看到床就犯困的，这不是阻碍我进步吗？后来班长不得不给我下死命令：给他俩腾地盘，不许做灯泡！

但那位男同学却来约谈我，希望我继续留任灯泡。有我这第三者在场，教室里不至于只有他们孤男寡女。我想，反正坐第一排的我和坐最后一排的他们之间，隔着许多排课桌椅，反正我也不是个爱回头看热闹的人，我做灯泡也是成人之美啊。何况，他俩还说要请我看电影表示感谢呢。

那天看电影回来，好奇的大哥大姐同学都来问我：“你们三个人去看电影啦？怎么坐的？”我如实说：“左手边小米姐，右手边小捷哥，我在中间。”他们又问：“都听到什么了？”我说，这都是原版电影，我只听懂一句话：oh, my God!（英语：我的天啊！）这些大哥大姐笑得前仰后合，说，oh, my God!小鬼就是小鬼，一点不开窍的小鬼哦！我当时在心里暗暗地说：这草包其实是一堵挡住风言风语的挡风墙！

我当灯泡并非每次都是被利用的，更多的时候是：明知当灯泡，偏去当灯泡！在我的闺蜜与经人介绍的准男友初次约见时，我一般都会应邀陪同前往。毕竟是和一个素不相识的人约会，有太多的不确定性。这时，灯泡的功能，一来，可以壮胆；二来，万一没有眼缘，我就是让她脱身的借口。再说了，她若是自己拿不定主意，我就是多一双考核合适人选的眼睛。当然，得有能力见儿，一旦发现自己成为多余的那个人，要毫不留恋地快速撤离。

其实，有些时候，灯泡不但不那么累赘，而是不可或缺。记得有一天清早，邻居来敲门，让先生到他家去一下。约五分钟后，先生神色狐疑地回家对我说：“好奇怪啊！他们夫妻俩在吵架，问我怎么办离婚手续。”我问他是怎么回答的，先生说，我告诉他们，协议离婚就去民政部门，要么就走法律程序。

这是我听过的全球最缺智商少情商的回答，没有之一！明显，人家是想绝处逢生找个台阶下啊，找了先生这个一点甘为人梯的念想都没有的傻子，相当于自寻绝路。可见找一个好灯泡是多么的重要。

灯泡，真的不是那么好当的。但人的一生中，有谁敢说自已从来就没有做过灯泡？或者说，从来都不需要灯泡？重点是要学会做一只善解人意的智慧灯泡，懂得还原灯泡光明和温暖使者的功能。在需要的时候，毫不犹豫地亮灯；在不需要的时候，熄火悄悄走开。